

后汉书

一
函
八
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儆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龍為地勢所障墜於樹下為墟墟所困寶取之以歸置

寶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

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持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

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城今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街三鰓魚飛集講堂前元音實節鰓雀也鰓音善鰓子云鰓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鰓皆作鰓然則鰓鰓

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

僕還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

是以唐

乾隆四年庚子

日為國者如農夫之務法草焉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方今九德未事尚書卑臨

德寬而果柔而立應而難亂而敬授而殺溫雙倖充庭諡法曰雙而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

聖躬雖有推燥居淫之勤孝經振神契曰在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

有不料子聚斂預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厚黜日月書誠化雞牛鳴此雖無晨北雞之晨准家之繁詩刺

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嚴公

也是明市誼敗焉主傳鄭莊公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婦人無敢自遂也又五體故大位在下水在上無婦人自備正於內丈夫

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公達君子而好小人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默御損節徵

發台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身隱而名著賢者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悔詩小

雅序曰小明大夫賦也明者言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曰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杙杙其

止不怨於下詩小雅曰人勞勩王也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漢書王莽傳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

何西周也其言入何墨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顯年之君其稱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

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

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

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官傳授字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

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竟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

滋甚彌彌猶盛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在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

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末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錮棄

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藏錮棄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渾等見震連切

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

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辰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

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獨也柱音竹建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謠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始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偕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則常賜順之也則常賜順之也唯陛下

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

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立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許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

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聞于輿莫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典史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

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怨也且鄧氏故吏有怨恨之心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陳賈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棺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孫承樊豐

等自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境上行

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渾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雷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樹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

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黥素同茲在藩

也詩云蒼蠅營營蠅止于樊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崩棟折我其危哉

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殯而有靈儻其飲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尤武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

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寇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僭僞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選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僭僞天子繇與後徙都許追封高子亮為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關

卿轉城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卿轉城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卿轉城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卿轉城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卿轉城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震少子奉子數萬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數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蕩亭侯國志林有縣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

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

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論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徵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是日大風拔樹書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聞于天

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威無敢驅馳

與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海宮自莽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儀曰

前驅有雲罕皮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云漢之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革卦詞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降輿尊卑等威無

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鄒太宰任章坐

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納言又以前書曰代鄒太宰任章坐

在諄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生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田里清儉家

勸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處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

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黎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方等無狀

彘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

乾隆四年校刊

愚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選

詔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遂進食足抑荷進之

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成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大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亮稱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易時務光等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文多一在字劉放曰案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

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校

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

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

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帑藏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蠶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

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南陽郡制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

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大微積星名為即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畢皐傳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

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無官不諱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

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

參權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東漢參取受罪誠累德詳列男子張敞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

徵故相犯詔言有淫惠之罪應時極殺以人臣之職行榮封之禮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秉因奏覽及中常

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闕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率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奢餽僕妾盈統素雖季氏

專魯懷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國公史記曰懷侯驕丹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鑒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祁歌之父奪閭職之妻

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王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祁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月公游于申池歌以并扶職職怒歌曰人尊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妻何傷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

職曰與則自齊逃來何罪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而亡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

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罪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而亡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

後詹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異有虎界與也詩小雅曰

虎口劉成曰正文有當作若斯之人非恩所有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屬問之公府外職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

君側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荀息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臣爲太中大夫居

上傍之役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

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

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

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二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遷少府光祿勳熹平

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日

日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各惡也六極一日凶短折二曰疾三日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登齊千人必假於君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

中建立也孽灾也君不

合大甲是謂不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亢居陰立蛇龍陰類也

傳曰初鄭周公劫相祭中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紀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現仕於鄭欲內攝公故內蛇死而外蛇勝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

吳殺於焉報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功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公始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直逼故毀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死曰溺自疾鄭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祀於山川曰政

極言未已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而天大雨惟妻周幽王后褒姒也至南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

妻之愛後妻周幽王后褒姒也至南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

殺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侯感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

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以唐虞兢兢兢兢兢兢或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

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園觀鷹犬之執極榮遊之荒榮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政事日墮切規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

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宗明帝武宗世宗宣帝中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柱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言王者御官人如貫魚之有大序也無令醜

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自醜醜無雙曰願深曰長

我始我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警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廟社稷不安此殆也禍臺

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詭譎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

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還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無咎也易曰括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朝景純注爾

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蜺者

為雌
日親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校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從咸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數視其少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雲上書求見禹卿在前雲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

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也視駘降於崇山其亡也回膠信於黑遂商之興也檣杪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鳴於岐

所謂蠛蠓者也韓詩序曰蠛蠓刺奔女也蠛蠓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蠛蠓在東者邪色於中孚經曰蜺之比

無德以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此類也鄭玄注曰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譴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漢終于四百年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漢孔圖曰覓者斗之

注曰投覓投覓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

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蠱

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堯曰都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

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羅處詩曰從小人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穉蕩召穆公傷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

蛇蠍蛇蠍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

蛇蠍蛇蠍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

蛇蠍蛇蠍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

蛇蠍蛇蠍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孝友又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

斷絕尺一抑止榮游留思庶

政無敢怠追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悽

之心哉懷悽猶勤勩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

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現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驥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

在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可

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唯人其康又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臣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

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

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

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也後帝徙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錄注之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

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會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

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吝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

葬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性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耻之

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

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階

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彌難又寧雖受予土

未荅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朝望位特進見禮如丞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三公下之戰車也則朱輪輿

苗謂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輻朱瑠輪鹿文

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督盜賊三字又少一法案後漢志文此不合

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武兩督盜賊三字又少一法案後漢志文此不合

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葬而小祥又葬而大祥鄭

也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嶽書曰與馬

等著作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嶽書曰甫使門生王

東觀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

拜侍中三遷末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

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甲居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康沸之

亂亂如康沸之沸也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

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乾隆四年交刊

之可令詣滄海

言不取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

太尉黃

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

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

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與平元年代

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

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讖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放曰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易文有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指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纓冠飾也紳帶也指揮也揮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

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爲魯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請以恩

澤爲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攀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

亂遂殺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舍

下並爭與交好意自謂太子以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便廉之知狀也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失職從司馬門出誹謗朝政
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殺之
年四十五矣
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

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

彪乃祖以來世著名補其賜公延年杜延請之日使使杖入也
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處員之寄

周公霍
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之節
魯賢平富父子
韋平方之茂矣並相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
杜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也忒差
也
脩雖才子渝我淳則也渝變

劉放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載震族亦
是楊氏不知文士駟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陸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敏○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二云是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日

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一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

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臣會汾
按全書及他史言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眾此柴字疑杜

字之誤

乾登四年交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凡臣會汾按神噶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又選注中亦如之

臣會汾

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

春秋不諫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

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

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惲

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廣陶王食一縣惲後因

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蠡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剽疾也王

甫伺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熲平元年遂收蠡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誅

奏蠡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惲惲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惲立二十五年國除眾

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即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

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

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

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寶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主東海王璽女外令兄弟求其繼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

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寶后

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

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

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

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安子之無母父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傳讀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暴室署名主中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八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仍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竇義曰中傳宦者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也分半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寶太后

崩慶求上家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